

澳華新文苑

第1224期(A)

歲月靜好下的亂世書寫

——讀希崑長篇小說《風塵芻狗》

如果你不能通過寫作呼吸，不能通過寫作發出你的哭泣，不能通過寫作唱出你的心聲，那你就不要寫作——那樣的寫作對我們的文化毫無意義。——《情迷六月花》作家阿娜伊絲·寧

第一場

冬天，導演張華潔家。他請希崑寫劇本。我和映霞做陪。太陽只夠照到鞋面。眾人喊冷。導演去廚房煮無錫大餛飩。希崑道，寫劇本仿佛上輩子的的事了。我準備寫小說，長篇小說。隔了些日子，希崑約飯。我遲到了。她在小廣場的噴泉邊等我，站姿如青衣。我們落座于一張八仙桌。（《陸犯焉識》裡的馮婉喻也愛落座在八仙桌邊）她一揮手，點了松鼠黃魚、螃蟹炒年糕、響油鱸絲、八寶辣醬、生煎包；儼然過節，李白請人喝酒的派頭。我歎：“呀，都是我的最愛呢。”她笑：“從你寫映霞的文章裡讀到的。”

她並不怎麼動箸。見我吃的差不多了，她道，她的長篇小說即將動筆，時間跨度大，三代人的命運。在琢磨寫法。她說話，如念臺詞，字正腔圓。美食之下，多巴胺爆棚。我一廂情願，無所顧忌，說了普魯斯特，卡爾維諾，喬伊絲，王爾德，米蘭昆德拉，波伏娃，湯瑪斯·曼，杜拉斯，帕慕克，譚恩美，還有阿娜伊絲·寧，還有娜塔莉·薩洛特。

我特別說明，娜塔莉·薩洛特，也是在八十歲時，出版了第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《童年》，且不具模仿性，獨一無二。下午的陽光，在老氣橫秋的傢俱上打轉。館子裡只剩我們兩個。我們得走了。晚市即將開始。服務生的臉色似乎在提醒著我們。“週六可以接著聊嗎？我會去羅克代爾圖書館。”希崑道。

第二場

羅克代爾圖書館。希崑身著羊毛套裝，與環境形成一種柔和的疏離感。隔著幾排椅子，我們用輕微的肢體語言彼此致意。期間，她起身為我泡了咖啡。她做了頭髮，漂亮的髮卷落在眼瞼上，依稀當年扮演“四鳳”的影子。會後，何與懷博士請飯，我倆坐在一起，繼續小說談。



徐希崑在舞臺上表演。

道，“那也很好，就寫一部伊薩克·迪南森的《走出非洲》。拍成電影，您可以畫外音，也可以出鏡，演老之將至的女主角。”

我還說，“若新書出版，我願意重操就業做您的專訪。”

希崑道，“那就請你寫書評吧！”

我不知天高地厚，一口應承。

第三場

2024年秋，希崑電話裡說，小說寫完了。

八十歲的希崑，第一部長篇小說，一年時間，二十多萬字。

我又歎。

她道，“為這部書，我準備了一輩子。幾乎每天都和書中的人物對話。書中的生活，也是我的經歷。手指按在鍵盤上，不問西東，行雲流水，文字一路順溜，流淌下來，擋也擋不住。記憶隔著歲月，更加清晰，一直在那裡，從來不曾離開——寫完了，終於寫完了。”

那時，我正準備回上海，於是帶著希崑的小說啟程了。

飛機上，打開電腦，開始閱讀《風塵芻狗》。

讀畢，我後悔了。

這是歲月靜好下的亂世書寫——一部難以評述的文學作品——如此悲傷，如此獨特，如此龐大。

一段國破動盪的歷史，一個榮辱沉浮的家族，時代裹挾著個體，命運主宰生死，希崑寫得深情而克制，波瀾壯闊而深入骨髓。

《風塵芻狗》分上下兩部，三代人，一個世紀。中日戰爭、土改、公私合營、反右、大躍進大饑荒、文化革命、“四人幫”，以及之後的政壇——中國的大事記，成為小說的片場、佈景、命運轉折的藥引子。

希崑走出了女性書寫的疆界，走出了伍爾夫那間女人的屋子，她同時打開了七、八個話匣子，諸如肖洛霍夫《靜靜地頓河》，帕斯捷爾納克的《日瓦格醫生》，岳南的《南渡北歸》，齊邦媛的《巨流河》；磅礴的力量，冷峻的現實；絕不“傷痕”、“反思”的自覺，令讀者靈魂過鐵。

小說第一部。

巢湖邊，小山村，余多駿的父親送兒子赴上海讀大學。一如胡適的父親。

大學畢業，余多駿娶了教會學校女生婉容。

上海淪陷，余多駿加入抗日救亡物流工作。

婉容帶著孩子、老人流亡到湘西侗族山寨。分娩時刻，婉容高喊：“孩子，快出來！去打鬼子！”

歷經湖北、湖南、武昌、湘西、贛南，一家人團聚在陪都重慶。

物價飛漲，官僚腐敗。

轟炸中，婉容的乳娘中彈身亡。

余多駿堅守在西南運輸線。

美學泰斗朱光潛，炮聲中教授雪萊、濟慈，一字一句吟哦。在講華茲華斯的長詩時，突有所感，哽咽不能止，疾步遁出課堂，不忍見人。

婉容的父親，在民族大義面前，無懼威脅，豪擲家產，支援前線。

十萬青年十萬軍，一寸山河一寸血——這一代人，從“驚天動地”到“寂天寞地”，求仁得仁，壯懷激烈。（未完）

我介

淳子

面書三躬

武止戈

欣聞徐希崑老師《風塵芻狗》出版發佈，特以《面書三躬》表達祝賀與敬意。

一躬：《蝶戀花·賀徐希崑長篇《風塵芻狗》付梓》

風雨兼程人未老。筆底如虹，百世丹心照。鐵骨冰魂難混道。芻狗風塵猶傲嘯。半世沉屨今盡了。歲月如歌，猶把情懷寫。萬卷家聲長不倒。遺篇直與青山好。

二躬：《念奴嬌·讀《風塵芻狗》》

烽煙浩劫，正人間滄海，世情如夢。一代悲歡憑筆寫，風雨蒼茫誰共。鐵血余駿，清魂婉容，史影長相擁。乾坤橫處，芻狗真成英勇。

回首百載風塵，幾番家國淚，未堪追誦。幸有斯人留絕唱，千古長空鴻動。揮就丹青，重燃文火，字字光如燦。遙看新作，直與史河爭縱。

三躬：《水調歌頭·賀《風塵芻狗》新書發佈》

大雪埋忠骨，赤子泣長空。三生家國磨礪，幾度血痕紅。浩劫風霜不盡，冷月荒煙猶在，一卷淚成峰。往事書猶熱，千古烈魂同。

舉杯酒，今夜裡，看長虹。耄耋猶拚一把，鐵筆鏗心胸。夢醒南天碧海，笑對人生風雨，風彩更從容。但願斯文在，永與史河通。



徐希崑《風塵芻狗》封面

歷史風塵中那些斑斕而堅韌的生命

——徐希崑長篇小說《風塵芻狗》讀後

年過八旬的老作家徐希崑完成了她的長篇自傳體長篇小說《風塵芻狗》，可喜可賀！這部書是她一生的總結，傾注了她濃烈的情感和深沉的思考。承蒙徐老師厚愛，我得以先睹為快。讀罷之後，掩卷長思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。

《風塵芻狗》分上下卷，約二十萬字，作品開篇引用了老子《道德經》的一段話：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；天地之間棄爾呼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。”芻狗是用草紮的用於祭祀的狗，用過即扔。對這段話有不同的解釋，一般認為，其意思是：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，它對待萬事萬物就像對待芻狗一樣；聖人也是沒有仁愛的，任憑人民自作自息。天地之間不是如同風箱嗎？空虛而不枯竭，越鼓動風越多，政令繁多反而更使人困惑，不如持中守靜。我揣想作者用這段話作為書名的意思，就是說在塵世上，百姓像芻狗一樣在“聖人”（大人物）掌控的風雲變化中無能為力，只能無奈地適應和生存，在一場場宏大“祭祀”活動中充當“芻狗”，期望大人物少些折騰，讓百姓活得更好些。

此書以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為主要描述對象，寫了幾代人在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、建國初期、五七反右、三年饑荒、文革浩劫、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動盪多舛的命運，由這個家庭擴展開來，展現了社會的各個層面、各色人等，有人性的美好，也有人性的醜陋。這本書讓我想起了曾讀過的齊邦媛的長篇自傳《巨流河》，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都是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民間書寫，因其歷史真實性而具有史料價值，因其鮮活的事件、人物和細節描寫而具有文學價值。這得益於作者豐富的生活閱歷，徐老師出生于抗戰後期，幼年跟隨家人流亡和遷徙，足跡遍及大西南、江浙和東北，當過工人、演員、教師、編劇和畫家。其實每個人的生活寫下來都可以是一本書，這種民間書寫可以彌補官方歷史書寫的粗略和遮蔽，還原和保存歷史真相。徐希崑作品與齊邦媛作品的不同之處是，齊作寫的都是真人真事，實名實姓，而《風塵芻狗》中的人物名字是虛構的，說明情節有虛構的成分，所以它不是回憶錄，而是自傳體小說。我問過徐老師，她的作品的真實部分與虛構部分大概各占多大比例，她說絕大部分都是真實的。我覺得，如果虛構部分占的比例很小，倒不妨乾脆寫成自傳，因為此書寫法上更偏於紀實體回憶錄，這樣更可以讓讀者相信其真實性，更具有史料價值。當然，徐老師自有她的考慮，如果她認為以虛構作品的形式來處理更自如，我們當然得尊重她的選擇。

從虛構文學的角度來衡量這部作品，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刻畫是成功的。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首先是主要人物余若水的父

親和母親。父親余多駿在國民政府擔任交通官員，工作能力很強，又忠於職守，克己奉公，儘管他自己一直想創辦自己的工廠，以實業救國，但是當國家需要他為戰時運輸效力時，他放下自己的計畫，全力赴國難，先是負責把上海的重要工廠遷往西部省份，後來又負責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上的物資運輸工作，經常無法妥善照顧家庭，作為一個正直的人，他對國民黨政府也看不慣，對共產黨抱有同情和欽佩態度，暗中幫助身為共產黨員的弟弟的行動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他作為國民黨員、舊政府職員，他憑藉財會工作的一技之長，還是被使用到重要崗位上，把工作幹得十分出色，但是終究得不到新政權的信任，五七年反右在劫難逃，只是因就業務問題提了點意見，就被聯繫其歷史問題打成右派，發配到勞改農場，最後因為饑餓和疾病，49歲就英年早逝，臨死前的最大願望是喝一口雞湯，卻因物質短缺而未能得到滿足。讓人扼腕歎息！這個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，是一大批遭受摧殘的愛國知識精英的代表。這個人物形象引發我們深入思考，好人壞人是以黨派區分的嗎？政權更迭一定要把舊朝官員打入另冊才對國家有利嗎？為什麼所謂先進政黨在因言治罪上與封建皇權一脈相承？

母親張婉如的形象更加豐滿更具光彩，因為作者用了更多的筆墨從更多不同側面來描寫她，她本是大家閨秀，其父親是企業家，自從嫁給余多駿，就成為賢內助，尊老愛幼，勤儉持家，拉扯著幾個孩子一路流亡，先到湖南悅來再到湘西，而後又到重慶、貴州，在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和丈夫常年不在身邊的情況下，獨自面對各種生存難題，在逃難期間先後生下兩個孩子，又面臨了一個孩子夭折的巨大痛苦，為了生活，她這個讀書人需要自己做衣服、納鞋底、糊紙盒，坐月子期間還不得不把手浸在冰冷的水裡洗衣服。她的堅韌、大度、明理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。譬如在逃避土匪搶劫時，她都會善解人意的留下一點東西任由土匪拿去，認為土匪也不容易。在進入新社會後不久，她就面臨丈夫和兒子雙雙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農場的巨大打擊，再次獨自承擔家庭的重擔，承攬糊紙盒、繡邊之類的計件零活維持家用，精打細算節省糧食和布匹，同時還要維護自己和孩子們在外的衣著體面，以至於到後來，丈夫去世時，她“只實際到活人怎樣生存，哪裡顧得到以如何完美的形式去完成死人的儀式啊。”她對丈夫的至情至愛已經到了不需要外在形式來表達的階段，都銘刻在心裡。她最突出的閃光點就是堅韌，這又是被環境逼出來的，如果沒有她的呵護，這個家早就散了。這個人物形象同樣具有典型性，是無數遭難的中國精英人物身後的賢內助代表形象。（未完）

張勁帆